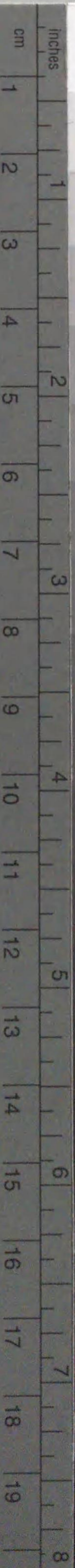


#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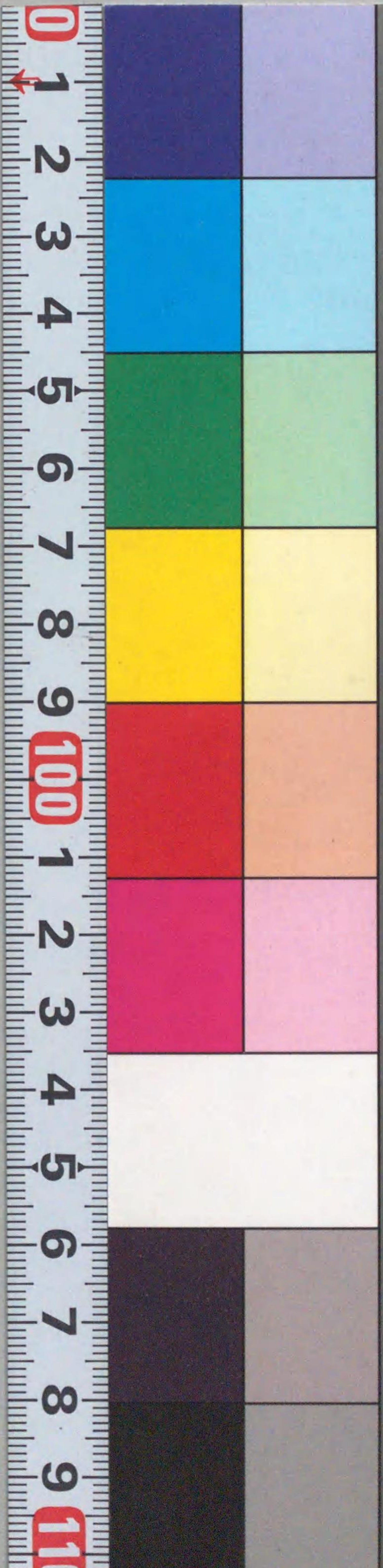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10.13  
R15n  
WY

校刻日本外史

後北條氏  
上武田氏  
杉代氏

十一





560888



日本外史卷十 陸奥四公以雙子室之跡蓋其天派  
 足利氏後記 足利氏後記 足利氏後記 足利氏後記  
 在昔後北條氏 外史氏曰 制馭天下 莫善於形勢 苟失形勢 不致分裂者  
 鮮矣 昔在文武 因山海形便 以分七道 而王畿居中 桓武  
 定鼎平安 四方環嚮 蓋亦盛矣 然王政之衰 方隅稍有竊  
 據 不可制者 雖或速就討滅 而天下之勢 漸趨分裂 以馴  
 致鎌倉之霸 自是以還 關東形勢 常雄天下 而京畿莫之  
 能勝 余嘗歷遊東西 考其山河所起伏 以為我邦地脉 自  
 東北而來 漸西漸小 譬之人身 陸奥出羽 其首也 甲斐信



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臀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臀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為根本。而置府於京師。筑紫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為。舍彼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啟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室之禍者。非失形勢故。

室一作  
家禍一

作敗

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為八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尤廣。其次為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彈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耕戰。帶甲數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橫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



譬。固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夷。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邪。夫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一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目以足利氏之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

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遞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列敘之。詳其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歎。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及正衡。正衡實太政大臣清盛之曾祖。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一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為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其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橫井某女。生男于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為足利義親近士。應



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鬪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一日謂眾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相機乘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眾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尊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

相一作  
因

士分離。各自爭鬪。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政憲。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內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宜公意。以戰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為討之。政憲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為功。使居八幡山城。政知者。義政弟也。初。義政父義教為將軍。其族持氏世管領關東。永享中。持氏為其權臣上杉氏所滅。蓋義教之志也。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兩宗請京師奉政知為主。然關東將士思持氏。不肯奉命。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

三



索持氏孤子成氏。立之。成氏既長。討上杉氏。不克。走保古河。號古河公方。山內族據上野平井。扇谷族據相模大場。皆陽尊政知。戴以爲君。置之伊豆。伊豆。山內氏管國也。給政知以田。居於堀越。稱堀越御所。長享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子曰茶茶。前妻出也。爲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外

山秋。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溫泉。以詞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瀬川。且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塚。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卧于家。長氏與以醫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其豪族佐藤某。先衆屬。長氏長。授以大見郷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關戶某



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移兵攻殺之。長氏恩威大行。於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昏而困。變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為汝為君。汝為吾為民。生相為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眾皆悅服。爭欲為之用。長氏既主伊豆。居韭山城。長氏外家橫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韭山

定作  
感是

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為長子。氏綱娶其孫女。以為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用三鱗徽號。削髮號早雲。早雲日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齧其根。什之。化為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為鼠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焉。當是時。上杉定正。上杉顯定。更相怨卻。兵結不解。早雲聞之。曰。可以成吾事矣。明應二年。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其部將大森實賴為小田原城主。謂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親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焉。而重



爲之備。定正略不如意。三年十月。早雲與定正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葦山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墮馬死。其子朝良走歸。保河越。早雲亦歸。葦山時實賴已死。子藤賴嗣。猶弱。早雲欲取其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四年九月。早雲使人言。藤賴曰。吾獵葦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遂取大場。永正元年九月。上杉顯定來攻朝良。朝良求援于早雲。早雲與今川氏親往。援之戰于立河原。二年。朝良遣使言。顯定

曰。吾聞兩虎相鬪。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內費弊。而早雲窺其後。荐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已而顯定與長尾氏戰。信濃敗。死。子憲總嗣。定正顯定前後死亡。而早雲勢益張。相摸人松田賴重等皆來降。獨三浦義同不服焉。義同者。上杉高救子也。爲三浦時高所養。時高後生子。欲殺義同。義同奔。依大森氏。假其兵。襲時高。弑之。據新井城。略取傍近。早雲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義同匿其子。義意而自居于岡崎城。永正九年。早雲遽發兵。襲岡崎。拔之。義同徙居。住吉。與早雲戰連年。早雲終大破之。于鎌倉。追擊至秋屋之隘。義同據

按九年  
上復永  
正二字



謝上  
山

按祖疑  
當作父  
而為吾  
父所殺  
六字衍  
又按而  
字不必  
刪連下  
吾亦為

險止戰。早雲乃引兵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走入新井城。早雲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圍之。數年。是時上杉朝良死。其子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早雲兵七千人。乃留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擊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大森佐保田等說義同曰。宜奔上總。依丸谷氏。丸谷氏義意妻父也。義同曰。持氏之死。我祖實為之。而為吾父所殺。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早雲諜知之。十五年七月。鼓衆疾攻城。陷。誅義同父子。盡略相模。十六年早雲病卒于韭山。年八十八。子氏綱立。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

吾一作  
者屬上  
句

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訓二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模。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一



而朝興數爲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  
氏孫也。欲籍伊勢氏力以報上杉氏。則爲其子晴氏娶氏  
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  
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子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  
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  
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  
兩軍交縱。氏綱終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  
主難波田某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  
破之。是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  
將山岡某來奪朝成效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

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  
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  
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奥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  
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  
質之八郎。八郎前然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  
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  
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  
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  
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爲所虜矣。山  
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



賞罰明覈常類於此。氏綱威聲益布遠近。武藏下總諸城  
往往降附。獨足利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御弓。與氏綱爭強。  
義明初與高基相惡。亡依里見義弘。略其傍地。兵力稍張。  
高基害之。請氏綱圖之。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抵  
鎌倉。毀鶴岡祠。抄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  
赴擊。卻之。七年再發兵攻御弓。義弘舉安房上總兵來救。  
義明十月。氏綱與義明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走義弘。獲  
義明。斬首二十餘級。九年再造鶴岡祠。關東士民望氏綱  
風歸者日衆。畿內西國商賈亦往往避亂來寓。小田原日  
益殷實。聲氣與上國相通。東國道士歲詣大峯者。過界浦。

見鳥銃于市。持歸獻之。氏綱關東之有鳥銃。自伊勢氏始。  
後益召致銃工。及根來寺僧善銃者。以助兵威。十年。氏綱  
病卒。年五十五。嫡子氏康立。年甫十六。當是時。上杉朝定  
勢力削蹙。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憲政憲總孫也。今川氏  
親子義元。與甲斐國主武田信虎皆通好於憲政。憲政驕  
惰。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  
耽遊宴。蓄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微伊勢  
氏曰。彼小家耳。何能為。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為患。先是本  
間某井俣某。以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今管內禁射  
鹿。管野上原犯禁。吏不敢告。本間井俣。邑其傍。相雜射獵。

變上一  
有其字



乃為人所告。失邑屏居。意玄乃召之。授計遣伴仕氏康。以伺察之。二人赴小田原。因多目氏請曰。山内公䟽忠近佞。臣等獲罪至此。縱令得免。不願仕也。願得仕君公。多目頗疑之。且收充行伍。居歲餘。二人乃亡。歸平井。具狀告意玄。曰。臣等熟視氏康為人。沈毅不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而自用。刀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士無老無少。皆適其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之。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為效死。而上杉氏將士。皆陰通款。其不通者。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其相隙。則吾家之慶也。意玄以二人所

言告憲政。因與朝定和。令國內禁奢華。講武備。錄將士子弟。乃復二人邑。管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憲政。曰。早雲伊勢丐兒也。倚今川氏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之裔。何足為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西有大内。東有山内。山内公䟽令。遠及陸奥。出羽。麾下將帥。富三倍。小田原者。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丐兒子孫。是怖。遣間諜。謂消息。獨不願隣近之。嗚乎。本間井俱背旨。獲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臣聞氏康喜歌詠。比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其下常相恐。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璽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公威。



德。非一日。何必借入力爲。與扇谷和。所損甚多。君毋聽焉。憲政大喜曰。意玄誑我。遊嬉如初。將士通款。氏康者。爲二人所告。則休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并二人。從而毒殺之。又納諸家臣賂。建議曰。名族之嗣弱。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恩者衆矣。憲政聽之。又舉高野僧善弓者。祿之曰。何遽下根來。法師也。憲政歲入漸減。其兵漸弱。而欲親往擊滅氏康。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十三年。今川氏親使使與憲政約。發兵臨伊勢。氏境上圍長窪城。氏康親將且援之。會使者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

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之衝。是必爭之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城。父正成爲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模。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授之三千騎。令守河越而還。長窪圍亦解。十四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曰。此行必剪滅小田原。至河越。圍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上杉氏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又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



依違答之。上杉氏臣難波田某。小野某。往說晴氏曰。公以  
北條可親乎。曰。然。伊豆相摸。非公所嘗領乎。曰。然。曰。早雲  
氏網擅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摸。遂及武藏下總邊傍。使公  
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爲公方。則不已也。彼今  
日亡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尊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  
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  
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  
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辱臨軍陣。則衆知所嚮背。  
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  
條氏。復君於鎌倉。而駢首仕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

越  
一作  
諭

氏曰。善。乃盡其士衆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  
越歲。四絕其饗道。氏康聞之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  
俟我而決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  
八。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卽爲敵所  
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  
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毋遽出決死也。辨千代  
乃往。著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土。諸  
城在者。裁八千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凡  
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  
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



戰  
一  
作

問謀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謀者。謀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否。如何而已。古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吾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舉。汝將士。其一心協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尚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橫奮擊。莫不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夜

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時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也。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某單騎止戰。本間軀幹魁偉。累九燈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闇主之闇也。與我將大導寺某。鬪。授之九燈。曰。吾毋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仕北條公。乃死。大導寺自是以九燈爲記。幟云。翌日。上杉氏麾下諸將。聞氏康兵寡。則大悔憤。欲乘其疲再戰。返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內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黃八幡也。即敗走。綱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龍



菅野上原不表將士益離心。二十年。氏康率八州兵往擊憲政。七月。攻平井城。拔之。憲政出奔越後。依長尾輝虎。其老臣藤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六人。以憲政子龍稱來降。氏康命神尾其誅龍稱。燒夷平井城。兩上杉氏於是皆亡。而東國盡歸於伊勢氏。獨足利晴氏率其餘黨。不與氏康通。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莫有貳心。以御弓氏之強武。氏綱啣密旨。不日滅之。遠近稱其勲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說。河越之役。憲政促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翻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

兵死。則獻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其直。天將監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二十三年十月。將兵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氏康使使入奏京師。曰。晴氏悖亂。不能統關東將士。臣謹與諸將士議。立其子義氏代之。遂為請其官爵。詔授左馬頭。以氏康為左京大夫。敘從五位下。長尾輝虎計擊氏康。亦請京師。請將軍足利義輝。自冒上杉氏。太田資正為輝虎。誅諸將曰。關東將士自古屬源氏。此條平氏也。胡為附之。室町將軍已以輝虎為管領。公等宜決嚮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



虎數入土野。氏康遣兵拒之。更有勝敗。二年。里見義弘又通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島。氏康戍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永祿二年。下總將士應輝虎。欲攻關宿。取晴氏。結城晴朝來拒之。初。晴朝與小山佐竹。宇津宮三族戰。氏康遣兵援晴朝。晴朝德之。故為之守。已而聞三族應輝虎攻。結城則辭還。三年正月。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慄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

擊  
奪一作

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三月。輝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戰。輝虎攻之。不能拔。忍城主成田長康。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稍稍亡去。皆叛輝虎。歸氏康。輝虎大驚。卻走。氏康令沿塗士。氏奪其輜重。輝虎狼狽。走歸越後。而東國歸伊勢。氏者如故。先是。今川義元。其子氏真。與武田晴信合兵。數臨境上。以爭我富士河東之地。氏康與嫡子氏政。俱會戰焉。不決。乃講和。氏康以女妻氏真。為氏政娶晴信女。十二月。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與晴信合兵。復取松山。松山者。太田資正屬城也。資正憾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六年。



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而馳使報氏康。氏康氏政將兵發小田原。與義弘夾鴻臺而陣。其夜。候騎報曰。義弘兵卻。我先鋒遠山某富永某進。齊搦木瀨。平旦。引兵上臺。敵將正木某伏臺傍。二里許。卒起要擊。我兵大敗。二將力戰死。餘兵大走。敵追至氏政陣。氏政麾兵橫擊卻之。氏康已濟水。得敗聞。召諸將曰。吾欲為一將雪恥。何如。氏政曰。曩者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撿二將首。意色甚驕。曰。敵喪其良度。已退去。吾且日濟水。追北殲之。乃釋甲休兵。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氏康氏政自為先鋒。會日

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二軍自臺南北。鼓譟而登。聲震天地。義弘軍大驚。潰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松薙刀。手斫三十騎。氏政等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資正屢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多望風降。四隣益畏焉。十年十月。氏康與晴信合兵五萬。攻長尾輝虎于鹿橋。縱火城下。至其門還。以報小田原之役。輝虎不敢出。輝虎數窺河越。不得志。氏康有妾子三郎。輝虎欲養之為子。以成和議。氏康聽之。於是諸國無事。及今川義元死。氏真承其後。而淫縱不親國政。晴信其母之弟也。陰謀奪其國。十年十二月。晴信舉兵襲氏真。氏真逃走。遠江晴信不敢



追留居府中。恐我兵救之也。乃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請分駿河富士河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晴信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所寄跡。且為姻戚。吾必復氏真矣。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十二年正月。陣薩陞山。晴信陣興津。相持不戰。至四月。晴信度終不可支。夜拔其軍。間道逃去。氏真乃來奔。氏康氏政分兵守諸城。為氏真修府中城。六月。晴信來入伊豆。軍于鳴島。會大雨。我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而關東將士多通晴信者。九月。晴信發二軍來襲小田原。時我兵大半戍駿河。小田原兵寡。十月。

晴信來至城下。聲言詣鶴岡神祠。以告戰捷。氏康氏政欲待其入鎌倉而斷後殲之。令兵勿出。晴信乃引軍歸甲斐。氏政弟氏輝等要之。增山擊破其先鋒。而眾寡不敵。我兵遂敗走。氏輝獨身止戰。其臣大石某謂之曰。是非公死處。臣請代公死。進而死之。氏輝得間馳走。馬中箭斃。其臣師岡某投其馬。免之。氏康氏政將兵追晴信。未至嶺三里。而敗報至。乃班軍。而戍駿河者舍守赴難。十一月。晴信復舉國兵入駿河。諸城解走。獨北條綱重在蒲原。堅守不下。晴信知其不可力取。引兵而去。綱重出追之。晴信分兵直入其城。綱重戰死之。晴信陷府中。盡取駿河。氏康乃給氏



真以早川邑而遣氏政及松田憲秀等擊晴信。元龜元年。九月。氏政與晴信相拒伊豆。聞氏康疾作。乃還。十月。氏康卒。年五十六。氏康攻擊四方。往往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賴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而安焉。嘗與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略。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民皆以廉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氏政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氏康既卒。甲斐將士欲乘喪攻氏政。晴信方西擊織田氏。以故不聽。遂講和議。氏政已無西顧之憂。乃專經營東國。天正五年。夏。擊里見。義高破之。

許諾一作

義高請和。獻其子義賴。常陸國主佐竹義重亦效質子。氏政於是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晴信既卒。子勝賴數出兵。與織田氏德川氏爭。大敗。乃以重幣來請和。且請娶氏政妹。氏政許之。自是武田氏遂為我屬國。六年。輝虎卒。二子景虎景勝爭國。構兵。景虎即氏政弟三郎也。氏政為景虎請援於勝賴。勝賴諾之。景勝厚賂勝賴嬖臣。勝賴變意。遣兵助景勝。攻殺景虎。氏政大怒。與勝賴絕。織田信長既定畿內。來約夾攻勝賴。氏政許之。七年。九月。與勝賴相持于三島。八年。戰于浮島原。十年。三月。信長與子信忠擊勝賴。入甲斐。氏政氏直將兵三萬。



臨境上。勝賴困蹙欲死。教夫人走小田原。夫人不聽。與俱自殺。信長既定甲斐。信濃。令我德川公居駿河。令其將瀧川一益守西上野。居廐橋城。十年六月。信長爲其所殺。一益將西歸。鉢形城主北條氏郡使告氏直。而出陣金窪。與一益戰。不利。一益兵乘勝而進。氏直先鋒設伏而佯走。一益陷伏。我兵前後擊之。斬首二千級。時甲斐信濃大亂。德川氏上杉氏爭之。氏政又令氏直率兵數萬會戰。不決。乃與共和。定西上野。而還。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爲世子。從氏康略上野。與

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指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實晴信哂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爲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藪之。而春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之。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曰。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



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為意，獨委任憲秀。十一年七月，氏直娶德川氏信長。既遇害，而其將豐臣秀吉代為政於畿內。挾天子以令海內。德川氏、上杉氏皆附之。秀吉屢使使來說曰：「盍來朝京師？」十四年八月，氏政遣弟氏規赴京師，不肯親往。如是者再三。氏政曰：「秀吉欲以口舌取八州，盍以弓箭取焉？」秀吉怒，使使請戰。於是氏政乃修城壘，蓄糧仗。八州將士皆留其部下守城。若而自聚于小田原。憲秀陰送款於秀吉。初，憲秀子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賴戰，數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亡我士。」新六聞之，慚恚，叛降勝賴。及勝賴

亡，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為乞哀，乃宥死一等，屏去其邑。至是，新六又勸憲秀因敵將堀秀政通款焉。秀吉陷之，以伊豆相摸令為內應。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規守韭山，陸奧守氏輝守竹浦。左衛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綱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高為副，與舊守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賜刀於康俊。重高曰：「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高退謂同僚曰：「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版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輩於敵也。吾視十餘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年三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為



其先鋒二十九日圍山中城。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衆已凌城齊登，康俊秀植死之。氏勝重高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匂。四月，竹浦及湯本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衆，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吉于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饟不繼，我堅壁淨野，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氏直乃止。憲秀潛使人告秀吉曰：城西有石垣山，以為牙營，則城內情狀無所遁隱。秀吉從之。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北陸兵來攻。上野松枝城守大導寺政繁出。

拒于坂本，不戰而走，遂降。爲其先導，下鹿橋松山、沼田、菟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城主氏郡在小田原，留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野上總，下總下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直召之。氏勝答曰：臣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譖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勝。氏勝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氏房出襲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陷氏房邑岩槻，留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氏勝書諭之，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堤防。城主成田長康在小田原留守。



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就引水。城不漸一版。而敵沮水不得近。數日堤潰。西軍死者數百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寺城。城屬氏輝。其留守橫地監物。遁之狩野一庵。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奧州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為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舉天下兵。圍小田原。氏政氏直勵眾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所。毋妄相救。更番休止。休者遊息任意。又

分麾下士六百人。晝夜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韭山。秀吉以七將騎卒五萬攻之。氏規謂其眾曰。此地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眾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乃築長圍。不敢迫。德川氏將小笠原某。以手兵傳聲。皆死。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韭山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音。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秀家遂使言於氏房。曰。豐臣氏與北條氏非有宿怨。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偶爾構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膏鋒鏑。今誠議和。弭兵。則封以伊豆。相摸。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投憲。秀憲。秀欲導敵兵入城。少子英春。爲氏直所寵。常侍左右。憲秀召而告之。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入。遂與秀治約。約既定。英春夜以鎧櫛自盛。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人之死。則臣請告其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秀吉百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烹之。盍及今納

降。取二國以存先祀。氏房妻子囚于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且不能已。而成田長康等。亦送款於西軍。親臣宿將。互相疑阻。交勸和議。七月。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於戰。不習於和。未能應命。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得已。撤守備。約封土事。自小田原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疏其父子。故氏直惶惑。不俟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則亟致城矣。德川氏以有姻戚之嫌。



教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歸韭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乃誅憲秀，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棲宅。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者五輩，就其舍令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氏輝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之，監吏奪刀，不得死。秀吉宥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郡英春等數十人入高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春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為狹山城主。

若留舊  
作岩櫨  
誤今據  
他書正  
之同時  
封岩櫨  
者高力  
清長非  
氏勝也

食萬石。其後氏盛、氏信、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為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前鋒。後數徙封，終為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墮其網維，權臣內鬪，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為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為天下之事可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兩上杉 下一無 氏字

知己故伏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雖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續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民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邪。然豐臣

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日本外史卷十終

日本外史

卷之十

三十五



日本外史卷之十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



元逃為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為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元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豪傑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永代長曰晴信。沉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為癡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佯墮馬。為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託義元其女兄夫也。天文五年。義元為奏請。以晴信為嫡嗣。加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

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眾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



去走一作

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飯富兵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亢。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元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頽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諏訪城主諏訪賴茂。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韭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寢驕恣。

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為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為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賴茂與木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佯浚溝高壘。四人以為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雨。逼擊。大敗之。四人再舉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舉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痿躄。嘗學兵於尾形某。以于今川



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勸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其女爲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爲嫡嗣。使勝賴承賴茂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鹽尻嶺。破之。十五年。三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

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氷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上杉氏軍。真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五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悉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率死士突入其麾下。與接。及墮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畧地上野。又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三月。復畧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摸國主北條氏康婚。爲



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勿先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信玄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為己像。執劍及索。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也。信玄連攻村上。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二年。盡畧河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為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乃往投之。

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

為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為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庶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為景。為景輔上杉房能于越後。後以事相隙。舉兵鬪。房能終死于雨溝。時永正三年也。房能兄顯定為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為景。為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而民不服。顯定推高梨某為將。去歸為景。七年六月。為景與高梨合兵。擊憲總于推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



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推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梅檀野。賊將江波某佯降。設筭于路。迎為景。陷而殺之。為景有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為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畧。為景不愛也。逐之椽尾。欲以為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為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臣昭田常陸者。自為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三子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

昭田或作胎田

者為匿之。簀床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入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椽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為行脚僧狀。行滕穿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至梅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齋歸。有告賊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椽尾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



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旨。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卻。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瀨。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之則返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國人請景虎入府內。昭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

攻三條。拔之。誅昭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畧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為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任彈正少弼。敘從五位下。謙



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先詣闕。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為武田信玄所侵凌。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

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為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



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使使招降能登國主畠山義則。以女兒妻之。取其弟義春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盜起。遣兵擊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氏康婦。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田氏。以打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嵩寺布下和田等。陰通謙

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來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組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騎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



持一作操

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逐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為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遣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

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爨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鏖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



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敵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為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

越中。越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二世於此。卒為一氏康傾覆。求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公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相怨。以歸公。公能為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為景之惡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為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謀北條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



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厩橋沼田等五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闕。天子賜酒。侑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比三管領許乘茂與執朱柄麾。賜已偏譯。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爲先鋒。接戰相摸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厩

橋牙城而自居其郭。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厩橋。遣兵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摸。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嚴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引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卽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



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深入久頓。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闕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恚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

擊之。謙信令委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聞報。卽發潛軍。由梭師谷出。北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遶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廐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土。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兩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



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  
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敵屢戰。謙  
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  
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  
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為二軍。欲及吾  
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  
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遣疑  
兵上山。而全軍啣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  
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  
將三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

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  
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  
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  
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  
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  
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  
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  
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  
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  
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



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厩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為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厩橋。問三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踞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懼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

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即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既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傳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真。虜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胄下馬。徐行而還。至厩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



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  
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  
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  
上野。取叢輪松枝諸城。又畧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  
白谷氏納款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分領飛驒。謙信自  
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嘗殺為景者。江波氏合其族十  
六人。盡誅之。梟首梅檀野。祭告為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  
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白井。與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  
常陸小田氏治屬謙信。已而歸款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  
月。朔。冒雪發越後。入常陸。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

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利氏  
使者來傳敕旨。諭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  
信自巡視信濃境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交說其君  
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祇為四鄰  
之幸。無為也。二人然之。乃約。各擐一力人。使鬪。勝者取河  
中。上杉氏力士鬪勝。信玄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  
信。謙信乃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  
舍于春日山。號不識庵。盡牌將士殉難者。自弔祭之。先是。  
謙信使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  
者。乃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



著。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姊夫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景。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捉政景同溺。宣言私憾相殺。因没入定行邑。而陰祿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鐵安朝代守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為武田義信所襲。敗曰。吾乃輸小兒。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有救援之功。又竊笑之。謙信惡之。誅藤景。繁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之。恐其倣已也。勝賴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告。義信教兵部就軍陣圖。信玄昌景證之。信玄因義

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慮上杉氏。而其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好長慶權勢方熾。家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士斬之。因密啟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雖不能決。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義輝弟義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議不輒成。義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



略定近畿。頓致強大。顧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幣相踵於甲斐。信玄知其意。動輒敗約。欲西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秀勝為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為嫡嗣。而勝賴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為其子信忠。取信玄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絕。先是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真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鎮。國人不服。我德川公嘗屬今川氏。亦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為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

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問者伺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為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真舉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取諸降附任子。送致甲斐。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晴行交。召問要地可城者。以無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真為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陸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



康敷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不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入。乃奪其糧。仗還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夜收兵歸。氏真遂走相摸。三浦義鎮為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遂入伊豆。軍鳴島。會大雨。流潦侵陣。引返。於是氏康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信玄謀知議攻之。高坂昌宜諫曰。彼已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一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不聽。九月。下兵八

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遇北條氏二萬兵。三增嶺。召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失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宜曰。何如。昌宜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謹。相摸兵戍駿河者。聞難棄守。還救信玄。瞰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為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曰。松平家康僕所最眷顧者。公幸指教之。家康从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為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



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攻陷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純。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懼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據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之。昌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即發。晝夜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已

而急攻拔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被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遮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屠飯盛。徇下野。下總。入厩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寺。中寺。攜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縻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綏而退。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



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能支也。信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鼓于京師。則吾雖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脉。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西治信長。十二月。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相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至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援。觀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昭招謙信。

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通貴國。恐有違失。僕當訓督之。幸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于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遙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推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三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一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



川氏之陣單。織田氏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返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為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宣曰。不可。我攻之。若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還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疎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誅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

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力。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衆。以俟信勝長。誠之曰。汝慎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隣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情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秘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



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畧涉書志。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三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隣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復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被迫幸。勝賴益寵

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會三河軍圍長篠。乃止。五月。勝賴遣信房援長篠。敵設伏而燒柴。為燒營道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非燒營也。使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宜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狃勝不敵。構怨四隣。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二變沮而止。已而二變。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還。還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觀



字一無也

殺一作

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上杉義春之兄也。屬謙信者。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又陰以計招上杉氏諸將。歸歎於已。謙信書謂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毒殺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木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為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來。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

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為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來援。聞城陷。引去。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奧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款甲斐。約為內應。勝賴往陣。榆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令叔父信實守。為巢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為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凡七萬。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一  
七四  
憚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遁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濟河陣。且日，敵間道襲爲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挑戰。昌景爲左先鋒，進犯敵柵，中丸死。信房爲右先鋒，與真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丸死。室賀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盡

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二嬖先遁。昌宜豫慮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諫，請與北條氏婚以拒二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獨謙信。乃大城安土，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爲其最驍將，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爲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項攻本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投首，謹此奉贈。公當有一戰以弔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



以後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其質子，不肯。會德川氏攻三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下。乃攻陷，訊訪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及其姑。是月，勝賴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賴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士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

使人  
作遣人

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獲椎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彈，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等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越中。枿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以禦之。枿崎景家使人市馬上國。信長喜曰：可以間也。乃給直十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其通款，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彦紹，誘一向賊北向。五年，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據大



和。遙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蹋隨之水耳。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委四郎於家康。而自居安土。蓋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

敵樂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舉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為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脫刀劍。獨插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使者復命。謙信哂曰。信長奸雄。甘言以怠我耳。聞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間日傳檄。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賴請捐前故。修舊好。



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直指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賴不答。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三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五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胤。胤乃景勝。且親徑。自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來入內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聞。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

略取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戶定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善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勗之。保謙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正月。景勝夜潛兵。襲景虎軍。後大破之。北莊脫走。景勝將荻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



東上野陷勝賴。先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二嬖。二嬖交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摸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夾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撤貝津之戍。移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二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廢居。與甲斐醫人滅慶通。使滅慶來送款。約為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十月。德川氏踰險入

駿河。縱火由井。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二嬖故違其行。至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橫田尹松使言曰。城深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分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難也。將士皆贊其言。勝賴曰。坐不援。無以籍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拔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勝賴欲戰。二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被獲。尹松力戰脫歸。勝賴欲賞之。曰。脫歸被賞。在君為僭。在臣為冒。固辭不受。勝賴疆土日削。二嬖勸其請和。信長小。山田昌辰曰。晚矣。長其侮耳。不聽。還織田氏質子。請和。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長答書辭甚倨。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則築岩殿久能。吾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屑從約。以故無事耳。今隣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城于韭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為婦。武田信豐賂二嬖。乃適信豐焉。信良啣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昌為勝賴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斥為虛言。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其地險狹。不可輒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稍從。其後引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入。冒雪赴

計。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等為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為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問之二嬖。二嬖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曰。臣遣間覘敵。敵深入客地。離而不整。可襲也。我夜合兵疾進。挫其前部。以破其膽。二嬖不許。已而信



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訊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辨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糞粉可待。苟出降，以為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為導，疾攻。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

從徒  
一作

四面來薄，而新府城壁未全。勝賴欲徙避之。嫡子信勝慷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乎？當焚旗與無楮，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也。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真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死奉君。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嬖曰：昌幸新義國故去，故就新。奈何？勝賴遂徙岩殿。令義國先歸待已。於是焚殺諸叛臣質三百人，召死節者質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赴岩殿。顧望二府，君臣相顧泣下。至柏尾，待義國來迎，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即夜義國使人襲取其質，乃絕關拒勝賴。勝賴不知所出，乃走



入天目山。兵屢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温井常陸擔槍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數諫勝賴。請除二變。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厚結二變。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就昌恒言曰。君嘗損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閣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己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索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奥。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家嗣。

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吾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爲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以槍。昌恒以弓翼之。卻敵三次。山縣氏卒。辻某聚叛人。自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恒矢盡。且拔刀。敵叢槍擬之。勝賴走救昌恒。爲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友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綱。信龍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變。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爲所誅。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



臣者盡隸於龍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家等相為犄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甲斐。土寇羣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侮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破。龍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迎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為其將明智光秀所弒。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

千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真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為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為前導。濟筑摩川。以待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已而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有武幹。心誓報謙信恩。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畧定



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月。攻官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返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水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險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以吾必不食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

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真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某。本莊某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兵少利。景勝欲大舉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厚贈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為奏敘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為四位。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敘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為仇人刺死。無子。謙信命近士樋口與六為嗣。是為兼續。多



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邗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釜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

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為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羣牧其願推公為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壘寨峙糧餉誘陸奧出羽上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氏國會津東境先聚而至其將伊達成實



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乏，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環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

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旦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還。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逐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



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見。謁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為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聞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景勝陣鷓野。

西兩或作

三將一作二將

義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鷓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長尾權四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鷓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手三百自環為陣。憑柵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音。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還。德川



公軍監小栗又市具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為出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

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天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為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為謙信子養。後以為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坂冬役。召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為人短小而善辯。陳己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來老兵豪傑。而毋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字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潛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



名法一  
作兵法

會津及徙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  
事跡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  
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  
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  
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  
重耻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  
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  
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懼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  
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攽爲文鍊強

鍊治一  
作鍊治  
下同

私利一  
作私門

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  
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  
爲而不成承以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  
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願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  
爲羣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  
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  
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  
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  
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  
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



概一作皆

自卒上一無或字傍出上一有之字

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為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為弓銃手。收盜賊為間諜。以補隊伍。充片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為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不解。不敢觸。

一無者字

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島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

日本外史卷十一終







